

钱学森与上海的缘分

伟人钱学森，一生与上海这座城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11年12月11日，在上海“红房子”医院，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声划破上海的天空，标志着一个新生命来到人间。谁能料想，这个生命就是日后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伟业的杰出贡献者、闻名于世界的伟大科学家钱学森。

钱学森在上海有一座旧居鲜为人知，而且这一旧居与钱学森的关联度很大。该旧居坐落于愚园路1032弄歧山村111号底楼。无论是钱学森青少年求学期间，还是青年从美国返回探亲阶段，以及1955年被美方无理拘押5年后回到上海，均住在这一老式厢房内，与这间老屋有着深厚的感情。

1929年9月，18岁的钱学森以高分的优异成绩，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实现了“为复兴祖国所以决心学工科”的心愿，从此开始了他在上海的大学生活。据学校统计，当时投考者与录取者的比例约为5:1，可见竞争之激烈。

首次回国 拒任校长

1935年，钱学森在交大毕业，并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美生，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当时，钱学森报考的专业为航空工程专业，在全国6位参加航空工程的学生中，钱学森综合分数名列第一。

8月20日，钱学森在上海外滩码头乘坐小火轮，在吴淞口港登上“杰克逊总统号”邮轮启程赴美。父亲钱均夫在码头目送儿子渐渐远行。

1947年7月，钱学森在留美12年后，利用暑假时间第一次回到上海。当时，他在36岁时已经获得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成为MIT历史上首位中国籍教授。他仅用12年的时间，就成为一名留学生成长为在美国享有极高声誉的华人科学家。

7月1日，飞机降落在上海龙华机场，前来接机的是后任交通大学校长的范绪箕。那时，范绪箕正在浙江大学负责组建航空系，当他得知钱学森回国后，便向学校借了一辆轿车开到上海，亲自到机场接机。范绪箕接到钱学森后先到外滩兜了一圈，随后将钱学森送到上海愚园路岐山村。钱学森赴美留学后，钱均夫一直居住在上海愚园路岐山村。钱学森此次回国最主要的目的是看望一别十二载的父亲。

8月间，钱学森回到母校交通大学，在航空系发表演讲。当时，上海的一份小报《前线日报》刊登报道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名教授钱学森，应交大之邀来沪讲演“最近十年航空工业之发展”。这次演讲活动由交通

大学航空系主办，其他院系师生都闻名前来听讲，刚刚留校任教的机械系教师陈国详负责记录演讲内容。后来演讲内容经过整理，发表在中国科技协会主编的杂志《工程界》上面。

在上海逗留期间，钱学森还拜访了与他同时被派往美国留学的殷宏章。殷宏章留学前曾在南开大学工作过两年，当年与钱学森同时考取了清华公费留美生，成绩优异，名列第三。他是一个留美的植物学家，抗战胜利后满腔热情地回到祖国，准备以自己学识为国效力。可是在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的旧中国，他回国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由于物价飞涨，积蓄很快耗尽，全家生活因没有着落而陷入困境。为了生活下去，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四处奔走，找些零星之事以便生存下去，他心爱的植物研究更无从谈起，几乎荒废。眼前的这个活榜样，令钱学森不寒而栗。也促使了他不想留在旧中国，返回美国继续从事航空航天研究的心。

此次钱学森回国时，恰逢上海交通大学闹学潮，原交大校长因管控不力遭到国民政府的免职。其后，国民政府教育部见钱学森回国，仿佛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有意聘请他为交通大学校长。为此，教育部曾多次派人与钱学森洽谈此事，但都被钱学森以美国的研究尚未结束、还要返美为由委婉地拒绝。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钱学森看到当时国民政府腐败无能，风雨飘摇，他不愿意为这样腐朽的政府装点门面。

正可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青梅竹马 良缘天成

9月1日钱学森从北平飞回上海。就在此期间，钱学森向歌唱家蒋英求婚成功。随后，他们举办了一场别具一格的婚礼，从此结为夫妇，相濡以沫，白头到老。

蒋英的父亲蒋百里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曾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早年在杭州读书时，蒋百里和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同窗好友。蒋英从中学毕业后，考上德国柏林音乐大学音乐系。1944年，蒋英从音乐学院毕业后，签约德国有名的德律风根公司，约期为10年。

1947年夏季，蒋英在兰心大剧院举办了个人独唱音乐会，这场音乐会非常成功，蒋英一时成为了上海各家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热点。当蒋英天籁之音久久飘荡在上海的上空时，钱学森也回到上海探望父亲。钱学森与蒋英这一对的“兄妹”终于在上海重逢。对于钱学森个人来说，再遇蒋英并结良缘，这无疑此次回国最大的收获。

钱学森一直对蒋英情有独钟，因为蒋英

曾经是钱家的“干女儿”，他们俩人小时候有过“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之缘。所以，钱学森在36岁之前一直没有找女朋友。在美国时，他的许多同学、好友都知道，要给钱学森介绍女朋友的事，基本上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有一次在波士顿，时任哈佛大学教授的赵元任给他介绍一位条件不错的女孩子。两人见面之后，赵元任让钱学森把那个女孩子送回赵家来，结果钱学森竟然把那个无辜的女孩子弄丢了。

朴实的钱学森不知道怎样才能追到蒋英，每次去蒋家也不知道要给蒋英买些啥礼物，更不会说那些甜言蜜语。但是，蒋英却不计较这些浮夸的恋爱技巧，她觉得钱学森为人耿直，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他36岁就当上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这让她钦佩不已。某天，钱学森问蒋英：“跟我到美国去吧！”蒋英明白其意，正在犹豫不决时，钱学森又重复说了两遍，蒋英便点头答应了。后来，蒋英曾幽默地说：“他还没说两句，我就投降了。”

1947年9月17日，钱学森与蒋英的婚礼在沙逊大厦举行。婚礼采用中西结合礼仪，简约但不失隆重。参加婚礼的主要是两家亲友，有100多人。

按照旧时惯例，每位亲友到婚礼现场时都要在“鸳鸯谱”中签名留念。但在“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蒋英怕惹麻烦，忍痛将签名页撕去，仅留下残缺不全的“鸳鸯谱”。

9月27日，钱学森先乘飞机离开上海，回到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1个多月后，他美丽的新婚妻子蒋英也来到了波士顿，开始了他们在美国8年的工作与生活。

1950年，钱学森因提出回国效力新中国，而被美国政府无理关押了5年。1955年，经过中国政府的外交斡旋，钱学森得以摆脱“魔掌”，一家四口于10月12日抵达上海。抵沪时，74岁的父亲钱均夫亲自前往天目东路老北站火车站迎接分别了多年的儿子，并把他们一家接到歧山村旧居。望着久别了十多年的旧居，钱学森不无感慨地说：我在美国留学期间，寂寞时不由思念远在上海的故乡，思念岐山村这座“梦中的小屋”。翌日，即10月13日，正是儿子钱永刚7岁的生日，于是全家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欢欢喜喜地吃了顿面条，以示庆祝。回沪后的钱学森在旧居中仅居住了14天。其间，他除了与父亲和亲友们团聚相谈外，还在旧居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向媒体记者讲述了他被美国政府扣押和争取回国的艰难历程，以及刚刚回国后对新中国的感受。

他国二十年，旧屋十来天。10月26日，钱学森就从这间旧居启程离开上海前往北京，从此踏上开创“两弹一星”伟大事业的征程。

■游本凤



北外滩

广西鹤泉
第673期
摄影 孙合平

非凡的征程

——迎接建党100周年有感

■姜克岩

（五）深化

党率领着全国各族人民，
不断践行着伟大的中国梦。

一带一路建设向深度进军，
北斗导航技术走向世界巅峰，
天眼望远镜不断探索宇宙奥秘，

南极科考向纵深发展频创奇迹，
抗震救灾抗洪救灾守护生命财产，
抗击新冠病毒打造奇迹世界第一。

三农减负六保政策持续落实，
精准扶贫对口支援成效非凡，
乡村社区建设水平全面提升。

我在北外滩看到些什么

■施以钧

北外滩这片热土正迎来崭新的未来。这片正在发生着巨变的土地究竟能有多震撼人心？

带着好奇寻求答案。那天早上，我终于骑着自行车去找北外滩一带地区。这距离我上次离开已经15年了。

15年过去了，过去那些一幢幢房子有的还在，只不过有的房子已经涂上了淡黄色的外墙漆，不再是当年的桔黄灰色石灰墙。那条街道小巷的道路还在，记忆中当年地上游青道路全是黄泥，推土机常在人群里轰轰轰地开过，如今已听不到轰鸣声了。那几所小学还在，当年是有围墙，楼很高，现在却显得局促、空荡。原来的这几所小学临街有一排盖有学校门牌号，屋前面的大道两旁栽种种的黄杨树的小泥路，都没有了。

但是，北外滩地区过去那些居民房子、沿街的小店、小学、街道，仍在我记忆中的方位中，一如15年前那样支撑着我的方位认知。

记得那是15年前的一个中午，妻子见到儿子刚从学校回到家里，她突然笑着把儿子叫住说，北外滩地区的道路在拓宽了，你以后出门要记牢，以后你在外面迷路了的话，要对人说你住在西安路对面的北外滩的东大名路，让他们给你指路，记住了吗？儿子说，记住了。

我们家以前的对有条马路，就在西安路。走在小区门前的街道上，看到路上摆着一个一个小摊位，各种居家杂什小吃店，大饼油条、豆浆、豆腐，挨着电线杆子搭个锅，赤着上身，拎着一把铲子啦啦啦啦翻动瓜子。这样的买卖五花八门，透着说不出的热闹劲。当时我对这里的生活气息有着说不出的亲切感。

很多年以后，我们西安路6号的房子被北外滩列入动迁。于是我们住进了城里的“公房”。

记得有一次在2007年的某一个下午，我去东海电影院开会出来，在回家的路上，经过公平路、东大名路的道路，意外发现，一向紧闭的大黑铁门，居然开了一道缝。门口有不少人站着，小声议论着什么。

这是什么地方？我环顾四周，除了看到“北外滩在建设”6个字，只看到一幢幢高楼在建设中拔地而起，还有钢丝篱笆围墙。好奇心驱使我走上前去想探听一下，却被两名身高超过1米7的健壮男子拦住。此后的几年里，我陆续查阅了北外滩地区改建的不少文字整合和图片资料，才知道北

外滩将打造成为未来上海“中心辐射”的新引擎、引领带动南北发展的“新地标”、新时代都市发展的“新标杆”。如今，很多记忆已然一段一段地断了，但是，注视着窗外的景色，新的北外滩模式重新启动又一条一条连接起来。我想起为参与这片热土这座美丽城市的建设者，多少年来，北外滩总是在吸引着无数的人们为其前仆后继。唱响北外滩之歌也早已成为每一个追梦者心中的信条。我仿佛又回到那光怪陆离的灯光和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有一天，我把想法和妻子商量好并决定一起到北外滩地区观光浏览。为了让儿子留下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有个往事回忆。这一次请他一起去，儿子他很聪明，他小时候生长在这个地区会有一点记忆。我们想给他留下一点童年的回忆。于是我们一起到了北外滩地区。

这一天是农历辛丑年的大年初一上午，天空阴天。清晨起来，北外滩的道路挂满了晶莹的露珠，时有晨风拂过，我们兴致盎然地来到西安路对面的北外滩地区这一带。我们以缓慢的步伐，朝向北外滩。看到马路已经拓宽建成了上海国际客运中心、地铁12号线、上海外滩W酒店。看到从外滩延伸而出的北外滩，在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裸出臂膀。此时此景展示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幢320米浦西第一高楼，已矗立在北外滩。这是打造“最美世界级城市，沿着紧挨北外滩黄浦江沿岸的上海白玉兰广场。看到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单反，那么多的热闹，那么多的抖音。尤其是西安路对面的东大名路人行道上，黑压压一群人。有人站到花坛上，有人蹲在地上，统一的姿势是单手举着手机。时不时的，有人会站到马路边拍照，给生活比个耶。交通协管员就会来吆喝几声：“勤到马路上来，当心车子……”

中午时段，看到什么时候多出这么多网红美食啊？有二三十位顾客在门口排起长队，服务员探出脑袋：“前面排了80多桌，已经停止取号啦？”我们排着队总算挤进了一家点都德茶餐厅，还真好吃，但在大年初一值得大冬天的排了足有40分钟队吗？

闲游步行在北外滩，透过窗户，第一次领略到了上海北外滩黄浦江沿岸地区，东临提篮桥地区，南面与陆家嘴隔江相望，西接外滩，北眺上海音乐谷

的新崛起的现代城市风貌。

我以前对北外滩附近的这几条马路，如西安路、旅顺路、东长治路、东大名路、公平路，当然很熟悉了。那段日子，这几条马路还没什么名气。不过，那是在它成为北外滩改造之前的道路，然而现在看到改造后的北外滩建设，伴随着这几条马路的跌宕起伏，这些瞬间会不时在我的脑海中来个快闪。一样的现场，一样的配方，虚幻与现实在不停地切换。就如一颗石子扔在历史的河流里，一层层荡出的褶皱。那时我不知道在15年后，我会游荡穿梭在北外滩这一带。

多美的上海北外滩啊！这座城市中，风凝固了，空气凝固了，极目远眺其间，沿着中山山东一路漫步，一侧是黄浦江，另一侧，看到东风饭店、中国银行大楼、和平饭店、海关大楼、汇丰银行大楼等建筑，这些各有特色又显得惊人的协调。都能感受到一种刚健、雄浑、雍容华贵的气势。在柔和昏黄的灯光下看到外白渡桥，矗立在北外滩，值得让人过目不忘。

我们溜达在外滩的黄浦公园玩耍，一次又一次地东张西望环视着北外滩的风景，俯瞰上海美景。然而，当我们看到儿子玩的快有睡意时，又坐上了返回家的摆渡轮和37路公交车。到站下车才摸进了一个橘色墙的小区里，到家后我高兴地看到儿子正兴趣盎然地回看着用摄影机摄下的北外滩和滨江大道等上海美丽景色。

15年后，当我看到一趟轻轨列车驶过北外滩，在穿越时空的梦，时代变迁，风云变幻，但那一群奋斗追梦者实现北外滩的中国梦始终没有改变……

我突然很希望这轻轨列车足够长，可以让我一直骑行在阳光中看到北外滩有更多的美丽彩虹。



接种新冠疫苗
利己利家利国



中宣部宣教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司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